

卷二十七

名臣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六

高安朱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  
母強之乃應舉一出即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  
判官太守蔡卞察其賢禮之有加而瓘常遠之屢引疾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陳瓘

一

歸卞不聽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時且來越  
留瓘小須之瓘不肯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守既  
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  
素誅章惇入相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  
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  
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瓘曰公  
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為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  
以救弊惇意雖忤亦驚異之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卞與  
惇合志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欲毀資治通鑑板瓘聞



之。因策士題特引神宗序文。自驚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自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得之天性。豈有少長之異。自以告卞。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復議毀。嘗為別試。所主文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在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怒。謀因此害瓘。瓘已預料其然。乃于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卞無以發。然自五名而下。皆博洽稽古之士。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激壞。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遷秘書省校書郎。時紹述之說盛。瓘奏言。堯舜禹皆以

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感悅。執政聞而惡之。出判滄州。徽宗卽位。以韓忠彥薦。召為右正言。與臺諫龔夬等。劾蔡卞。免之。又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恕坐安置均州。又與龔夬豐稷等。共劾章惇。惇罷。知越州。瓘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傳致詔言。指為謗訕。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而再

貶惇居潭州。豐稷又疏蔡京奸狀。瓘與江公望繼言之。京奪職居杭州。初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京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居諫省。卽改其惡。京因所親以情懇。且以甘言啖瓘。瓘曰。京爲惡首。吾不得已也。攻之愈力。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以爲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

陳瓘

三

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入爲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明旦入省。布邀與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碎語瓘色不動。徐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退。卽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出知秦州。連貶通州安置。初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以修神

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護送至台，又命凶人石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詔旨耶？」慄失措，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此？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慄慚，揖瓘退。雖窘辱百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陳瓘

四

端而不敢加害。在台五年，復承事郎，聽自便，帝令再敘一官，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旋令居南康，甫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名官其子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為諫官，甚有謹議，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于易春秋之義，宜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瓘謙和不與物競，閒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元豐已丑，瓘為禮部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瓘問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取瓘因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然後誦之。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奸伏匿，未形于事。瓘于是時，即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聞者或甚其言。已而京怙寵妄作，人始服瓘為著龜。范純仁年高望重，尤留心人才。或問以今誰可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世事日非，或問游酢以當今濟世之才。酢曰：陳了翁，其人也。瓘病劉安世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方將有賴于公，其為賢士所欽屬如此。瓘智慮明。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六

陳瓘

五

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高宗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

論曰：嘉祐治平以前，一時賢者皆獲柄用，而天下蒙其福。後雖既衰，元祐數年之間，司馬光、呂公著之徒，猶得有所救正。瓘晚出而位下，屬當章惇、蔡京曾布相繼柄政，屢撓其鋒，幾至不免。雖然，瓘之學博而才大，觀其平生，守經達權，迭用柔剛，與夫硜硜抱咫尺之義者，相去遠矣。北宋自開國以來，公輔之器，代不乏人，當以瓘為

殿後云。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長子也蔭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召試館職累官戶部判官丁父喪服除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忠彥遂以給事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為及燕于館遼主又使王言敷問夏國何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于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會官制初行植章惇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韓忠彥

六

為相奏給事中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尚何稟議詔從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戶部尚書擢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哲宗親政羣小多言宣仁后垂簾時事忠彥言仁宗親政當時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

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劾之。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旋進左僕射。帝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收用忠直敢言。及知名之士。于是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而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張舜民等。布列臺諫。召還流人。而甄敘之。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又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而章惇。蔡卞等相繼劾去。一時翕然望治。而右相曾布與忠彥不協。引其黨排忠彥。崇寧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知大名府。忠彥既去。于是忠直之士前後斥逐。而蔡京進用。併逐曾布。權歸于京。而政事日非矣。言者又以皇太后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遼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遼。鄣。又謫磁州團練副使。稍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趙汝愚二

十四人忠彥與焉。

論曰元祐之朝尚有老成人焉故能和衷協濟以成數年之功及徽宗之初范純仁聞命而卒程伊川就位一月而去其餘畧無存者獨一韓忠彥耳所薦引之人如陳瓘鄒浩常安民任伯雨之徒雖皆天下才然起疎逖之中德澤未加于人恩意未孚于上孤忠憤懣適足爲小人排擊之資而已紹聖諸奸方據高位重祿以圖其後雖有英哲之主欲使一日之間舍其舊而新是圖亦已難矣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其忠彥之謂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六

韓忠彥

八

乎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積官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敵五策。且語給事中吳敏曰。朝廷命太子爲開封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公以獻納爲職。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不出于明皇。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綱

九

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則天下受其賜。翼曰。敏請對具道所以。且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綱刺臂血上書。略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存亡呼吸。猶守常禮可乎。若假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卽位。綱上封事。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帝嘉納之。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徽宗東幸。

宰執又議請帝避敵。綱曰：太上孳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孰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北欲何之？帝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位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蹈明皇之覆轍乎？帝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專委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迫，知乘

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命輟行禁衛皆  
拜伏呼萬歲于是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  
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  
而下斬其裨將十餘及士卒數千金人知有備又聞帝  
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遣李悅綱  
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誤國事帝不聽竟使悅  
往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  
宰相為質稅不敢措一詞還報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  
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  
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宿留  
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  
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宰執議不合綱退則  
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時  
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  
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言金人  
貪婪無厭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十萬而吾勤王之師集  
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當以計取之不必  
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糧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

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于要功。先期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不克。綱承旨率諸將出封邱門援之。則平仲已亡去矣。綱乃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已而金使來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猝不得奏。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蔡懋代之。綱也。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已得三鎮。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已而執政咎綱盡遣城下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于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迨綱力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及陳東乞誅蔡京。蔡攸朱勳及貫俅等朝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

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不若罷山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可不勞而定帝從其言金人既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乃自請行既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太上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又詢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淡洽綱因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皇帝傳位之初皇上巡幸適當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綱

三

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太上回鑾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及太上還綱迎拜于國門是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乃上備邊禦敵八事又奏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于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

復舊制。初奉迎太上時。綱與耿南仲爭論儀注。南仲大怒。誣綱結士民伏闕。綱待罪。帝慰解之。至是南仲等譖頗行。帝遂疑綱專權。會金兵圍太原。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乃曰。援太原非綱不可。遂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辭曰。臣書主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為大帥。恐誤國。不許。退而乞致仕。章十餘上。又不許。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綱言臣何足以望裴度。但掃除小人。使君子道長。則扞禦外患不難也。因書裴度論魏洪簡等章疏。懇語以進。時宣歷代名臣傳

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而詔屢趣綱行。綱行次懷州。即詔罷減所起兵。而趣解太原之圍。諸將又別受御書。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俄又以議和。止綱進兵。每一次詔下。綱皆上疏極論之。不報。初綱陛辭時。言唐恪聶山之奸。至是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綱歎曰。事不可為矣。即上疏丐罷。乃命种師道代綱。而召綱赴闕。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以綱主戰。喪師費財。落職。建昌軍安置。再謫江寧。及金兵再至。帝始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

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潮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不喜。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卽位拜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綱至見于內殿。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辭曰。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治。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委任。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卿不可。綱頓首曰。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李綱

十五

年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讓國。是謂中國之禦。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避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成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

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昔唐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綱

十六

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翼日。頒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雷中不出。綱言二事。乃政刑之大者。方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帝召執政議之。綱復曰。邦昌僭逆。豈可使在朝廷。俾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

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謫邦昌于潭州吳玠莫儔以下皆遷謫有羞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當今之務先定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乃能成功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六

李綱

七

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兵疲危急

無告。金人因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令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責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此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河朔。都城圍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用。帝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有頃。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赦書。獨遺河北河東。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兩路人情翕然。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開封守闕。綱薦宗澤。帝從之。綱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

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以步不足勝騎騎不足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之可任者以備用時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零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綱乞降哀痛歷代名臣傳

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計平之又言陛下縱未能行上策幸關中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帝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可且言南陽光武所興地利足恃可暫駐蹕乃還汴都計無出于此者帝許之而黃潛善汪伯彥陰主南行之計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于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

之先是綱每有所論諫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門下侍郎而潛善為中書侍郎潛善伯彥力排河東北二司之議使張所置司北京勿渡河北而召傅亮還京綱力爭之不得乃再疏求去初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議立異姓時齊愈書張邦昌姓名入議至是綱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齊愈以為不可行疏論其非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于是逮齊愈戮之東市張浚時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為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綱

二十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致中興會帝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死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多者至數萬人綱悉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

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  
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  
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之四年金人及僞齊來  
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  
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言守備之宜當先料理淮南  
荆襄以爲東南屏蔽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  
守空城于江北故敵人得以侵擾今當于淮之東南及荆  
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  
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有守備  
歷代名臣傳

矣然後分責諸將因利乘便收復京畿要以必爲之志而  
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于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  
莫善于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  
置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  
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所  
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未嘗一日忘宋有願爲內應者宜  
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  
心此緩懷所當先也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  
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

曰寅畏天威疏上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時張浚趙鼎相繼柄國知綱賢可任然不引當樞軸又不使建閩淮北以當恢復之任僅使安撫江西而兵少糧希事權不重綱屢疏請兵籌度措置江西賴以晏然及張浚以呂祉敗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誅王恢爲比綱言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爲名綱憤懣上疏言金人邀求無厭願陛下且勿

歷代名臣傳

卷之十六

李綱

三

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從之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所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綱在靖康。承京貫之後。文武幹畧之士。無一存者。及高宗之起。惟一宗澤。如韓岳之流。尚隱于卒伍。時方艱難。莫與共理。然綱在圍城之中。徒手奮臂。以成却敵之勲。處新造之朝。頗指心運。遂建中興之業。計其前後。皆不過數十日。自古遭時之難。成功之速。未有如綱者也。綱去後。猶有十年。竟置之若有若無之間。兩建大勲。成效章章如此。國勢捨攘。又非承平無事之時。猶遭擯抑。噤不得施用。惜哉。

歷代名臣傳卷之二十七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鍾僑分纂

宋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切直置末甲調館陶尉中使督開御河方隆冬役夫僵仆相望澤上書其帥請待來春從之調龍游令民未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一

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從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矣改知掖縣部使者承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滂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士歲輸萬餘緡率橫取于民澤奏免之及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

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浚池治器械募義勇爲固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帝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過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二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玉願勿行。王遂還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金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

之望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楨合兵入援三人皆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三

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乃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走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汴京失守金人迫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

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上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其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勸王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忠實而退私僞。以係天下之心。因累表勸進。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四

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言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以割地爲議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手六十九矣。開封尹

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入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正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澤悉招降之。因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復言。比來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嘗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切諫。帝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黃潛善意。欲因是構澤。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且言得宗澤。方可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帝悟。封其章。付澤。澤乃安。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于京城。

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決勝戰車千餘乘車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堅壁三十四所于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視之。沿河鱗次爲聯珠砦。結連兩河山水。砦及陝西義上。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于其南植鹿角。又圍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疏言陛下尚留南都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及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復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收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成都。惟準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

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  
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都人震  
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  
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  
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  
京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  
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旣而俊民  
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爲金人持  
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金將曰汝爲人將不能以  
歷代名臣傳

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而  
免之諸將皆服金師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以五千人  
付之戒毋輕戰以待援撝至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避其  
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  
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之  
殺傷甚衆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  
不敢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  
令止勤王澤上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  
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

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降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効忠義者哉王策者本遼臣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滅汝國又辱吾主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金人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名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八

成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澤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又遣子穎詣行在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動今復收伊洛而金將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軍之至以時而言中興之兆可見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又言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乃于儀真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為江寧控扼之計非所宜也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

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生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爲？世隆至，澤責而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舍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契丹人有歸中國者，澤引置坐側，推誠與語，諭以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公信驗。人持數百本而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以爲公據。遂連結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復上

歷代名臣傳

卷二十七

宗澤

九

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太上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實籙宮，以爲迎奉之所。帝乃下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是年六月，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將，指授方略，以俟會。

合乃以萬餘人趨汴。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協力。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敵情。遣知機辦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宗澤

十

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遺表猶贊帝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

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指日可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已命杜克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克酷而無謀。屢失人心。穎爭之不能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矣。克卒降于金。穎官終兵部郎中。

論曰。澤初在汴京。金師屢至。及數月之後。渡河北去。不復侵擾矣。故得以選練材武。收召豪傑。糾合四路之兵。以成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悍敵北閉。奮揚威武。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七

宗澤

十

使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非澤之力耶。澤之守舊都。以李綱之舉。及澤連疏數十上。為汪黃等所抑。綱之去位久矣。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豈此謂耶。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母樊氏教之漸能通經史  
自家崇寧五年登進士策對策直斥章惇誤國累官洛陽  
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  
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及京師失  
守二帝北行金人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  
書議狀高宗卽位張浚薦為司勳郎官帝幸建康詔條具  
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  
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在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趙鼎 十三  
定所帝納之久而詔求闕政鼎言今日之患始于王安石  
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  
無大于是帝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將遷為殿中侍御  
史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范宗尹以為言帝曰鼎在言  
路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可謂舉職矣遂用之時劉  
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  
守府廡鼎請治德專殺無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指取  
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  
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及金兵至江帝幸會稽召臺

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不足以進取中原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言事忤旨出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復二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東敗襄陽竟陷召拜叅知政事宰相朱勝非方規復襄陽帝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六郡頃之執政忌鼎出爲川陝宣撫使將行會邊報沓至帝謂鼎曰卿豈可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中外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贊進禦之計帝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于是詔韓世忠屯揚州命劉光世移軍建康而起張浚知樞密院及帝將發臨安鼎恐帝意變復乘間言曰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則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

帝遂幸平江。下詔暴逆豫之罪。而世忠大儀之捷奏至。帝遂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未幾，張浚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即日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勇氣十倍，金人聞之，遂謀北歸。帝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歷代名臣傳

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宗社之幸也。金人既遁，鼎首請博采羣言，爲善後計。帝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浚守右僕射，俱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鼎于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及劉豫遣子麟、兒分路入寇，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郟，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鼎以爲憂，移書于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時邊報日急，浚欲棄盱眙，光世欲棄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鼎曰：豫逆賊也，若與豫戰而不能勝，或

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帝然之。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鼎因抑呂祉與張浚不平。遂丐去。罷知紹興府。七年。祉軍敗沒于偽齊。浚引咎去位。乃復拜鼎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臺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時浚已落職。帝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趙鼎

五

猶欲加以遠竄。鼎言浚女老。且有勳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謫浚。鎖南鼎留不下。詰旦。鼎入。帝怒未解。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帝意乃解。以散官居浚。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為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亦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可得四五萬。帝

喜曰朕嘗慮江池守備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帝怒鼎曰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初鼎與漢共薦秦檜及檜得志密以事間鼎至是遂罷鼎爲忠武節度使知紹興府檜往餞鼎鼎不爲禮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帝謂曰鼎兩爲相于國有大功再覽親征皆能決勝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指鼎曰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使之大旨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帝歎息謂庶曰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鼎嘗薦胡寅魏矜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敦遠等數十人及再相奏曰今才德可用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矜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帝爲徙世將而補公輔等于外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亂諸將

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鼎請據三衙  
只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常曰三省常為敵不  
來。而為陛下拔人才。修改事樞密。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  
申軍律。治兵甲。卽兩得之矣。鼎至越丐祠。檜惡其迫己。徙  
知泉州。又誣以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鼎自泉州復上書  
言時政。檜恐其復用。使中丞王次翁誣其乾沒官錢。謫居  
興化。移漳州。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中丞詹大方  
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  
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檜命本軍月具  
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  
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  
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  
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  
旨歸葬。孝宗卽位。諡忠簡。追封豐國公。擢用其孫十二人。  
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鼎視草。有擬  
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

論曰。談者謂高宗之初。人心思奮。苟圖興復。指期可致。

及鼎得政而南北之勢成矣。故鼎專固根本，不急用兵。然使當鼎之時，宗澤尚在，李綱再用，其所設施亦未可預料也。觀于岳飛，可以見矣。雖然，鼎善觀時，施計因事，奏功任賢，使能興利救敗，治國之良材也。微鼎，則宋之南渡不復能立國矣。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趙鼎

六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爲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御史時帝在揚州浚請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擢禮部侍郎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宴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帝幸錢塘留朱勝非與浚于吳門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招潰兵數萬安集甫定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改元赦書至平江浚秘不宣及傅等以檄來浚慟哭謀起兵討賊傅等以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卸兵而西浚知帝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之故相持而泣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乃以蠟書約頤浩光世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誓曰賊以重賞購吾首倘浚此舉違天悖人者若曹可取吾頭去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

皆感憤于是令世忠先進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傳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大恐乃遣重兵扼臨平責浚柳州安置及頤浩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浚前遣密馮輜以計說傳等及大軍且至傳等憂恐不知所出輜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張浚

二

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去世忠追擒斬之語在世忠傳浚入見使地涕泣待罪高宗勞問再三曰向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因引入內殿解所服玉帶以賜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將行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先是靖康中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瓊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翼衛至是入朝恃傲無禮乞貸傳正彥等死罪浚奏

瓊大逆不道。召至都堂。數其罪誅之。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時金人已取鄜。延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賊。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聞金兀朮猶在淮西。恐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兀朮馳至。戰于富平。官軍大敗。浚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紹興元年。吳玠連破金將烏魯兀朮之師。兀朮至。鬻須髯以遁。拜浚檢校少保。浚在陝蜀二年。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張浚

三

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初富平之敗。浚以環慶帥趙哲違節度。斬之。至是。又殺將軍曲端。言者以為非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聞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朱勝非毀短浚。而御史中丞辛炳以宿憾劾浚。入。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慮金人釋川陝之難。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麟果引

金人南侵帝思浚前言幸平江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至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一夕遁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浚與趙鼎並相同心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諸將討之不克浚自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及岳飛破么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浚遂奏遣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詔促歸朝道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揚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因入覲請幸建康未幾劉豫復遣麟猊入寇浚勅諸將曰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召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俊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揚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猷戰。大破之。猷麟皆拔柵道。于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張浚

三

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墮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再疏待罪。帝令起視事。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

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使。呂祉節制其軍。而以王德爲都統制。鄴瓊副之。未幾瓊舉軍叛。降劉豫。呂祉死。浚坐此引咎求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旣去。落職居永州。九年。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大治海舟。爲直指山東之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張浚

五

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于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黜浚。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專權。每令臺臣彈劾。必欲殺浚。至檜死乃已。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

時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為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言。浚復上疏極論。沈該、湯思退等笑浚為狂。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戰守之計。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恐。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長江無敢行。北岸者。獨浚一舟徑進。或止之。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

歷代名臣傳

卷之二十七

張浚

五

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至建康。即牒辦行宮儀物。亟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帝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人倚為重。及帝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于騎。我長于步。衛步無如弩。衛弩無如車。乃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

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進封浚。魏國公。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叅政。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軍馬。如故。時金人將南侵。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之策。浚以聞。帝報可。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至靈壁。敗蕭

歷代名臣傳

卷三十一

張浚

三

琦軍宏淵圍虹縣。降蒲察徒穆周仁。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與顯忠戰。顯忠小不利。而謀報敵兵大至。顯忠夜潰引歸。浚上疏待罪。主和議者因毀短浚。帝不聽。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時湯思退爲右相。秦檜黨也。素主和議。金人索四郡及歲幣。遣盧仲賢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辱命。方再遣使浚力陳其失。帝不聽。更遣胡昉等往。而拜浚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胡昉等至宿。金人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帝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幸建康。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屯重兵于河南。將刻日決戰。及聞浚來。亟撤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思退多方。構之。浚八章乞歷代名臣傳

畧。故一日起自疎遠當樞筦之任。能通知邊事。本未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繫。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于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珪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竒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浚學邃于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

歷代名臣傳

卷之三十一

張浚

三

論曰。建炎諸將相。志于恢復者。惟李綱。宗澤。岳飛。韓世忠。及浚五人而已。浚之任事。詳審精密。若不違于趙鼎者。然登朝則國勢振舉。在軍則將士用命。緩急進退。旋轉曲折。如臂之使指。莫敢違也。觀其誅范瓊。廢劉光世。指顧之間。不動聲色。非其氣有大過人者乎。惟勇于赴敵。輕舉浪戰。有違于臨事而懼之義。然包舉羣謀。驅策衆力。其所成功。亦已多矣。所舉士皆為名臣賢將。數十年之間。効命戰場。保安疆。廢厥所由。咸浚之建立。固不可以富平符離之敗黜之也。

終

